



擅于告别的眼睛

——评《视觉现代性导论》

翁晨

当现代人在为自己的新客厅选择一幅画时，他们发现波洛克往往比拉斐尔更有吸引力。只是，当他们微笑着欣赏那一墙的纵横与墨点时，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已然经由视觉成了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善于与过去告别的人。

1874年，当莫奈、雷诺阿、德加、塞尚等年轻画家聚集在巴黎卡皮西纳大街35号的寒酸公寓里举办第一届印象派画展时，作为全世界艺术风向标的卢浮宫巴黎沙龙不忘嗤之以鼻。在那些传统画家眼里，“印象派”的画风粗劣无比，不过是凭着一时印象信手胡画；而“印象派”的称号，最初也只是杂志的讽刺文章为了方便嘲笑他们而给出的名头而已。

路易十四开启的皇家巴黎沙龙代表了旧世界艺术与精神的一切：精英、理性、永恒。如果他们看到现代人将那些被他们赶出沙龙的画家封为开时代之精神、革传统之命运的先锋，不知会作何感想。如果他们有机会读一读王才勇先生《视觉现代性导论》这本书，那么他们就能明白现代人之所以开始热爱印象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传统绘画中的“永恒”与“理性”，而是城市生活的琳琅与嬗变让他们习惯了“瞬间”和“当下”，并且慢慢地接受了以这种“瞬间”为价值的、伦理和人生。如果说前人的眼睛在看待每一个新事物时都拖拽着沉重的过去，那么现代人想要的，是一双轻盈的眼睛。

按照这本书的说法，这双轻盈的、迫切要和以往告别的眼晴，出现在人类视觉审美机制的大变革时代。那个时代，城市刚刚出现，波德莱尔在人群中一眼瞥见了转瞬即逝的爱情，而塞尚开始对着一桌的苹果和自己的太太琢磨如何重构真实。这场视觉革命先是代表了一个文化样态中最前端的审美渴望，在过程中，其对自身道路的不断筛选与抉择又最终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样态。在这场革命的两端，拴着的是“传统的人”和“现代的人”。

讨论视觉与现代性的书目很多。现代视觉研究对象的无限扩大——从瓦萨里时代“美的艺术”到如今的电影、多媒体、广告、身体、语言、政治，甚至景观——导致了现代视觉研究大多庞杂有余而精细不足。而做到了踏实精细的，又往往研习着传统的两条视觉研究路径。其一，试图从视觉/语言入手证明视觉代替了语言成为了现代人建构伦理的要素，如W. J. T. 米歇尔对于乔姆斯基“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y）的挑战和张舒予对于“视觉素养”的讨论。其二，从消费主义入手构建视



- ① ②
- ③ ④
- ⑤

①②波洛克的“滴画”作品
③④⑤塞尚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水水果

(下转 16 版) ➔